

醫 飛 綠 島

綠島監獄精神科月診紀實

文、攝影 / 黃秋惠





■ 夜深人靜時刻等著三點零五分開往臺東的火車。

每隔四個星期，花蓮慈濟醫院會有一位精神科醫師，風塵僕僕地在天未亮之際出門前往綠島，為綠島監獄裡的受刑人看診。

從去年(二〇〇七)八月開始，花蓮慈院精神科陳紹祖醫師每個月到綠島監獄一天，為有精神疾病或情緒異常的受刑人看診開藥，持續至今。在服務滿一年時，綠島監獄蔡協利典獄長還特地發送一份感謝狀給慈濟醫院，感謝院方和陳醫師的付出。

入夜出門 清晨就到了

特地安排於九月四日這一天，跟著陳醫師實地走一趟。九月三日星期三，從

下午開始，花蓮的天氣突然由晴轉陰，刮起風下起雨來了。「是不是該打個電話去問明天飛機飛不飛呢？」陳紹祖腦子裡盤算著明天的行程，是不是該有調整？雖然這樣的天氣離颱風前夕的規模，只是小巫見大巫，不過，已經有經驗的陳紹祖知道，這樣的風雨有可能影響綠島的班機行程。

入夜的花蓮，風雨停了，在一片漆黑的兩點四十五分，陳太太開車送陳醫師抵達花蓮火車站。火車站裡的幾條長條凳上都躺著人熟睡著，是啊，正是一般人深眠的時刻。陳醫師走到站裡的便利商店買東西，等一會兒在火車上才有早餐可以用。買好了，先坐一下，剪票口還沒開，還不能進月臺。

清晨三點零五分的莒光號是九月四日往臺東的第一班火車，是陳紹祖經過一番思量、測試了之後規劃的交通行程。雖然有點犧牲自己的睡眠，不過，到了綠島的時間就會剛剛好，趕上一般醫院上午門診的開診時間，九點以前就可以開始。又可以讓病人中午前看完診，準時去用餐，不影響獄方的管理；一舉數得。陳紹祖唯一捨不得的，大概就是親愛的老婆要跟著犧牲睡眠載他到車站。

「所以有時候，我會自己騎摩托車。」陳醫師補充說明。不過這一天清晨特別冷，是陳太太載他。

從花蓮到臺東的三個小時時間，除了用早餐、小睡補眠，陳醫師清醒時就戴起耳機邊作筆記、或聽音樂，整理整理思緒。



■ 上十五人座的小飛機到綠島。

把握清醒晨光 車站機場勤研修

六點零五分抵達臺東站。九月初的臺東火車站，雖是清晨時分，已經很熱鬧，想是不少大專青年趕著抓住暑假的尾巴，到臺東、綠島玩。臺東車站很特別，擺了三、四條長桌，應該是方便旅客用餐的。前方、左後方各有一群年輕人邊啃早餐、為自己在大清早清醒而振奮著、嘻鬧著，計畫著等會兒美好的旅程，長桌右邊一組是媽媽、阿嬤照顧著五、六歲的孫女，也在用早餐。看看車站上方的電子鐘，到七點以前還有空檔，陳紹祖拿出一本神經精神科學的原

文書出來「啃」，似乎不太受四周影響，在一派熱鬧的站內，他倒也自在。

七點到了，招了一部計程車，目的地是臺東機場。感謝老天爺幫忙，天空一片晴朗，昨晚是白擔心了。十五分鐘後抵達機場，空蕩蕩的機場大廳看來很舒適，不過要等到七點五十分，德安航空櫃檯人員開始服務才能劃位，往綠島的第一班飛機八點二十分起飛。找定了位子，陳紹祖醫師這回拿出筆記型電腦，真是把握時間。這期間，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員、穿著筆挺帥氣純白制服的飛機駕駛才走過他身邊，陸續抵達工作崗位。



■ 早上還沒九點鐘，抵達綠島監獄了。

聽受刑人說內心話

八點四十分抵達綠島航空站，綠島監獄的交通車已經在航空站外，等著接陳醫師進監獄看診了。

「原本這個計畫是由我弟弟紹基醫師接洽，只是後來他生病，由我接手。」綠島監獄衛生科的洪素美科長說，真是謝謝慈濟，謝謝陳醫師願意親自來看診，「有些受刑人還會問著要等陳醫師看呢。」她不忘特別強調。

「因為我們這邊的資源缺乏、交通不便，幸好有陳醫師願意來幫忙。原本是規劃三個月一次、採取視訊方式診療

就好，但陳醫師試過一兩次之後，決定必須要親自問診，也規劃每個月看一次診。」本身是藥師的洪科長說她也坐過最早那一班火車回臺東轉綠島，很辛苦的，專業上，她非常尊重陳醫師的用藥選擇與建議，也一再強調陳醫師的診療對這邊的患者非常有幫助，其中一個原因是，好不容易有一個人可以聽他們說話、讓他們好好說話。

反社會人格 只有編號沒有姓名

為了安全考量，看診的同時，旁邊一定有一位獄警在，大部分受刑人必須戴上腳鐐，兩、三位再加手銬，只有三、四人手腳自由地走進來。進來就座前，受刑人要報上他的編號，才能開始給陳醫師看。進了監獄，姓名沒有用，一切都只剩號碼。

有些受刑人走進診間、還有離開的時候，會先彎腰用手把腳鐐的鐵鍊提起來才走路，以致於樣子看來狼狽，沒辦法抬頭挺胸。

這一天的十八位看診者，只有四位是五、六十歲，其餘都才二、三十歲。獄警的主任卻搖著頭無奈地表示，最近進來更多七十年次以後的。十八位病人，陳醫師從九點多一直看到十一點半；因為也接近獄方用餐時間了。

蔡協利典獄長深深感受綠島監獄資源的不足，他說，「雖然這裡有兩百位受刑人，可是每一位都是反社會人格，比一般監獄的兩千人還難管。」在臺灣本島監獄的受刑人如果違規三次，就會被

送來綠島監獄。而兩百位受刑人，每月需要來看精神科的，有二十人左右，十分之一的比例是很高的。陳醫師解釋，在臺灣的監獄，受刑人對於緩刑、減刑比較會期待，而來到綠島，面對的可能是比較長的刑期，有些甚至二十年或更久，自然更容易有精神或心理上的問題。

毒品傷腦留遺憾 千萬碰不得

失眠、睡不好，是大部分受刑人最大的問題。其次，是主管或跟「同學」不合的問題，再來就是家裡的變動等等，讓他們會出現焦慮、憂鬱的表現，少數會有躁症症狀。還有些則是身體不舒服連帶影響到心理。當然，也有一些患者是因為鬥毆、或是意外而傷到腦部，或是有使用過毒品，影響了用藥或行爲。

跟著陳醫師在綠島問診，驚訝於有這麼多人看過精神科門診，除了情緒障礙，更棘手的是碰了毒品讓他們傷了自己的腦；原來毒品上癮，會嚴重地使腦部受損，原來毒品上癮會讓人每天找錢買毒，而一旦腦部受損，接下來的人生要拼湊成正常，會是多麼地不容易？

■ 傾聽受刑人的狀況、用藥，與心聲。



確診嚴重疾患 減輕獄方負擔

在綠島監獄看診一年多，陳醫師確診了三位精神分裂受刑人，讓獄方提報移送臺中地區的精神病監獄，大大減輕了獄方管理上的困難。

雖然已經每個月來一次，但陳醫師表示，這樣對於病人的幫助還是比較有限，沒辦法像門診一樣坐下來慢慢地談，還是有時間限制的，所以盡可能針對症狀來處理、投藥，這樣通常也可以解決他們的需求。陳醫師也以慈院精神科每週到花蓮監獄看診的效果來比較。

視症狀調藥 改善獄中生活品質

看診患者中，大部分都會願意盡量將狀況跟陳醫師說清楚，有的說藥讓他很好睡，可是睡得不夠久，也有人直接說藥沒有用，請陳醫師改藥；有一位看

起來六十歲的患者囁嚅地說他不想活，會東想西想，在陳醫師一再地提問下，慢慢地說出他的擔心……今天最複雜的是一位年輕人，獄方說他會一直躺著、眼睛瞪著天花板，然後下一刻就大吼大叫、打人，或是一直地撕枕頭布、一直重複。面對陳醫師，他說他不需要吃藥、他沒有問題；陳醫師告知獄方的觀察，他還是堅持沒問題，在陳醫師柔軟多次地溝通，他才同意試著用藥一星期。受刑人離開診間後，陳醫師拿出小卡記錄，一方面是患者有躁鬱症、強迫症症狀，另一方面是他答應這位患者，會在一週後來電給洪科長看看這位患者的用藥狀況。

感謝愛妻 見到飛躍的海豚

一個月一次的綠島行，多半還是太太半夜起床載陳醫師去車站。爲了太太的

體恤，去年有一次陳醫師特別請太太陪他到綠島看診，看診完可以逛逛綠島雖然遇到下雨改搭船去綠島，可是他們很幸運地見到一群飛躍的海豚。

不搭飛機就坐船 下月綠島見

陳紹祖醫師還記得第一次要到綠島時，在臺東遇到傾盆大雨、飛機停飛，只好望天興嘆地無功而返。不過後來他都不會改變行程，每次都有心理準備，如果飛機不飛就趕到富岡漁港搭船到綠島，不過，雖然船比飛機安全，「我不會暈船，可是已經有『噁心』的感覺」，讓陳醫師還是以飛機爲第一選擇。陳紹祖不居功地說，有一兩次他必須開會，是請其他醫師去的。

中午時間要離開綠島監獄時，雨勢的大小讓衛生科洪科長也替陳醫師盤算，到底是請交通車送他直接去搭船，還是先到機場拼拼看飛機飛不飛？

中午十二點五十分的飛機會晚二十分鐘起飛，真是好消息，不用趕去搭船了。在劃位的同時，陳醫師已經預約下個月往返臺東綠島的飛機了……。

■ 花蓮慈院精神科陳紹祖醫師(左)特別帶來志工們準備的好話一條街靜思語送給綠島監獄，由蔡協利典獄長(右)代表接受。



從最小的做起

監所精神醫療服務週年心得

文 / 陳紹祖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精神醫學科主治醫師 攝影 / 石喚文

在西元二〇〇二年有一篇論文刊於著名的醫學雜誌——刺絡針醫學雜誌（Lancet）上，論文中整合來自十二個國家的六十二個研究數據，指出以下幾項重要現象：

- 監獄中嚴重精神病患的盛行率高於一般人口中精神病患的盛行率。
- 據統計，美國監獄裡精神病患總數是所有精神科醫住院病患的兩倍。
- 以精神病和重鬱症來說，受刑人盛行率約為一般人口的兩到四倍。
- 獄中反社會人格疾患的比例則為一般人口的十倍。

監獄中的精神疾病患者，一直都是監所管理與教育上的沈重負擔。

進入監所的因緣

慈濟醫院自從二〇〇一年開始就接受花蓮監獄委託進行精神病患診治，主要的工作都是陳紹基醫師負責，每週一次。

二〇〇七年四月十四日綠島監獄原精神科看診醫師因案收押，因此獄方開始尋求其他醫院協助。

花蓮慈濟醫院精神醫學部同意支援，這項業務原來是由陳紹基醫師接洽。在討論簽約的過程中，陳紹基醫師於二〇〇七年八月三日小腦出血，因此工作轉由我接手負責。同一時間裡接手的還包括花蓮監獄每週一次的精神醫療。

在綠島監獄方面，最早約定的看診方式是三個月一次親自診療，另外兩個月則以視訊系統從花蓮監獄連線至綠島監獄進行診治，但後來改為每個月旅行到綠島進行診療。而花蓮監獄部份則照舊是一週進行一次診療。

康復復職的陳紹基醫師現已接手花蓮監獄的精神醫療，綠島監獄的部分，至今我仍持續。弟弟能夠在慈院同仁的照顧下恢復健康、開始工作，我們全家人都感到非常慶幸，也感恩醫療團隊的努力。

病人傾訴的對象

身為臨床醫師，與監所管理人員是截然不同的角色。

許多精神病患都缺乏病識感，無法察覺自己需要精神醫療方面的治療，所以

監所中不同性別精神疾病之盛行率

精神疾病分類	性 別	
	男	女
嚴重精神病 (Psychotic illnesses)	3.7%	4.0%
重度憂鬱症	10%	12%
人格疾患	65%	42%
反社會人格	47%	21%

資料來源：刺腦針醫學雜誌 (Lancet)，二〇〇二年二月十六日刊載。

不會主動求治，而這樣的精神疾患卻可能造成監所管理上的紊亂，監所管理員是轉介他們就醫的最重要的觀察者。監所當然預期轉介病患就醫治療能幫助監所管理更順暢，而身為精神科醫師的我則著重於每一個病人的症狀治療；經過幾個月的接觸後，我與綠島監獄的合作慢慢地比較順利，我比較能夠瞭解病人的生活作息與工作型態，例如，監所的睡眠時間較長，而很多病人因為心情不好整晚睡不著，卻又不能起來活動，他們本身困擾，獄方也困擾。了解這些之後，我就比較可以針對他們的需求來調整藥物或進行衛生教育。而後來監所的管理員、單位主管們也會主動描述一些病患在舍房裡重要的精神症狀，讓我能更對症下藥。

病患慢慢地解除對我的防備，逐漸地開始對我傾訴心裡的鬱悶，這些是平常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不會出現的對話。曾有一位受刑人流著眼淚對我談到他因違規而失去請調回本島的懊惱。精神醫療讓受刑人與管理者同時都能夠生活的更輕鬆自在，這是讓我覺得很有成

就感的地方。

兩次深刻的治療經驗

在同時服務花蓮與綠島兩監獄的這一段時間裡，雖然主要是診治精神病患，但是也會遇到身體不適的病患，曾有兩次治療經驗令我印象深刻。

在一次看診結束後，花蓮監獄何課長來請我去看一位發燒近一週的五十多歲受刑人。他陸陸續續發燒已有五、六天，每天都有不同醫院來看診的醫師為他診治，不過都沒有能夠下一個明確的診斷，退燒藥使用也只能短暫控制，衛生科的工作同仁都覺得他的體力與意識狀態正在變差。當時發燒的模式讓我聯想到急性感染症，例如：瘧疾，受限於監所內欠缺檢驗設備，因此在我的建議下，病患被轉診到慈濟醫院急診。在急診同仁仔細診查下發現原來他罹患了退伍軍人症(一種肺部細菌感染)，經過住院治療後痊癒返回監獄繼續服刑。

第二次讓我印象深刻的經驗也是發生在下診後，何課長請我去看一位間歇性腹痛已經三天的六十多歲受刑人。他過



除了藥物治療，陳紹祖醫師與陳紹基醫師也至監獄進行衛生教育演講，討論物質成癮與壓力管理等議題，希望受刑人出監回到社會後，好好開始新生活。(圖片提供 / 陳紹祖)

服藥的病患，對我而言仍是很大的挑戰，目前的做法是先建立良好的醫病關係，讓受刑人瞭解我的角色與監所管理人員不同，降低他們的防衛，對於療效和副作用

去有精神科病史，由於腹痛並不是持續疼痛，因此被懷疑是詐病。經過身體檢查後發現他的腹痛確有其事，與心理因素無關，因此同樣協助他轉診到慈院急診。急診醫師很快的診查出來他是急性膽囊炎病患，經過手術治療後也完全痊癒出院。

這兩次診治病患的經驗，讓我體認到監所病人接受持續性診療的重要性。對於精神病患的身體健康，精神科醫師應該要更主動積極維護。

拒絕服藥的挑戰

有兩類的病患會讓我覺得難過與無力。第一種是之前看過、已經出監的病患又再一次回籠，第二種讓我難過的經驗是病患具有明顯精神症狀或情緒不穩定，但卻拒絕服藥，因而導致不斷違規，影響假釋或被隔離到獨居房。

第一類病患在花蓮監獄常見，而第二類病患則常見於綠島監獄。第二類拒絕

用能夠真誠地討論。最後才進入細心的選藥並調整劑量的階段，到最後這類病患可以恢復平穩的情緒。

壓力管理與降低成癮

單純的門診醫療是以藥物治療為主。有鑑於目前監所中毒品犯人滿為患，約三成到四成使用毒品的個案具有精神疾病的診斷，其中以泛焦慮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類的「焦慮性疾患」，和憂鬱症、躁鬱症之類的「情感性疾患」最多。這些人無法停止使用毒品往往是為了滿足長期情緒低落，或者想逃避外界無法解決的壓力。

所以，我和紹基醫師也試著抽空到花蓮監獄，以半年為一週期進行衛教演講，希望能藉由討論物質成癮與壓力管理等議題讓受刑人思索未來出監後該如何開始新的生活。

除了演講外，希望未來也能夠進行治療性團體，讓有精神疾患的受刑人在遇

到挫折直接藉由藥物逃避之前，能夠先尋求醫療幫助。

目前對於精神疾病的治療並無法治癒，完全斷根，因此受刑人出獄後會需要持續的治療，現行法令上雖有通報規定，但是社區醫療機構缺乏實際的作法。未來應該考慮結合司法、醫療與志工，組成工作小組進行探訪追蹤，讓更生保護的進行更完整，並且評估這種作法對於預防再犯是否有效。

學習付出道感恩

受刑人在社會裡也許有其可惡之處，但是當他們被隔離之後，其實很脆弱無助。耶穌曾說「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對我而言，能夠接手這樣的工作，為所謂社會底層的人盡一份力；我從最小的事做起，所努力去做的事就是讓有精神疾病的受刑人能有身心安適的機會，有清楚的頭腦和平穩的情緒可以重新思索和開始新的人生。

能夠有機會完成這一年多的服務，要感恩很多人。首先要感恩證嚴上人開創慈濟世界，讓我有機會在這裡成長和學習。每當自己有點累想休息時，想到上人對於慈濟世界的堅持，就像燈塔般提醒和引領我不要鬆懈。

要感謝慈濟師兄師姊護持，讓我在進行這項有意義的工作時可以輕鬆自在。謝謝慈濟醫院其他同仁的努力與付出，因為您們所提供的是以「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為出發點的醫療，讓我非常放心地轉介病人來接受治療。

感恩監所的各級長官在工作上的用心付出，處處為受刑人的人權與福祉著想。只有親身經歷過這個過程的人才會體驗到現代監所司法人員與過去「獄卒」之間的天壤之別。

最後，我要感恩太太的體諒與關心，讓我能夠沒有掛念地去完成這件有意義的任務。

